

通往世博的地铁七号线通道，人来人往，空气沉闷。我们快速地在人流中穿过，想早早地离开这汹涌的人潮。列车呼啸而过，带来一阵阴凉的气息。忽然间一阵清香随着列车而来，直沁入人的心脾。

好熟悉的香味！清新，温润，丝丝入鼻，令人昏昏然间精神一振，瞬间神清气爽起来。我四处寻找这香味之源。迎面一个女孩牵着妈妈的手，另一只手正握着一簇素洁的小花。呀！是栀子花！心里又是欣喜，又是伤感。日子匆匆忙忙，年复一年，不曾顾及到又是栀子花香的季节了。

so beautiful so white/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得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正如这首《栀子花开》所唱，将栀子花比作一位害羞的女孩，或者将害羞的女孩比作栀子花，都是如此形象、如此贴切。七月，是个离别的季节，莘莘学子们离开母校，离别同窗多载的同学，从此踏上社会。这样的季节，又恰逢栀子花开，花香绕鼻，想起芬芳的栀子花般的同桌女孩，想起即将告别的栀子花般的青春年华，怎不叫人内心纠结、离情滋生。

我们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季节，都曾有过如花的青春年华，因此，对于栀子花，对于清丽隽永的栀子花香，无不怀着一种独有的怜悯与钟爱。

栀子花开在六七月间，每年，她总是随着杨梅和江南的梅子黄时雨而来。听见雨声，打开窗户，栀子花开。

栀子花开了。细密的雨雾中，枝叶绿得清透发亮，晶莹的水珠在新鲜洁白的花朵上流转，惹人万分怜爱。湿润的空气里到处流淌着丝丝清香，一阵阵，一阵阵，不绝于鼻。

世上有多少种花，就有多少种花香。桂花香醇，紫丁香温，梅香清冽，兰香幽远。而栀子清逸、温馨，轻轻地，悄悄地，飘过一阵，又飘过一阵，持久连绵。

浓香醉人，淡香怡人。而栀子不浓，不淡，是为清。清香洁净甘甜，温和袭远，沁人心脾，妙不可言。既便农人耕夫，即便孩童妇孺，均为之陶醉、喜爱。

栀子没有梅的高洁，没有玫瑰般艳丽，也无牡丹般华贵。她不登大雅之堂，只在乡野山间添一抹绿，只为平常庭院增一分香。但她的香味却无可匹敌。她从严寒的冬季开始孕育花苞，直到夏至才开始绽放，含苞期如此漫长，才使她的芬芳历久弥香。

所以世人赐予栀子最美的花语：永恒的爱与约定。原来，栀子花是一种爱情花。她的枝叶在风霜雪雨中翠绿不凋，看似不经意的绽放，却是经历了长久的坚持与努力，她的芳香清新久远，连绵不断，就像人们对于爱情的憧憬：美丽、持久而坚强。

席慕容却说：其实我盼望的/也不过就只是那一瞬/我从没要求过 你给我/你的一生/如果能在开满了栀子花的山坡上/与你相遇/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

离/那么 再长久的一生/不也就只是/就只是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

是啊，令我们心动的，往往不是美丽的花，不是爱情本身，却是偶尔间驻进我们心头的一份感动、一份馨香！

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春不常在，栀子花香一年一次，季节又实在太短。如我们喜爱的杨梅，还未尝够滋味，就早早地落市；亦如美妙的青春，还来不及回首，就温婉而别了。

何日花再开？只有等来年了。只是人生无常，世象变幻，一年之后，此处的栀子将在何处绽放？来年满带芬芳的那一枝，可还是今年开的这一枝？生命中很多东西失去了，永不再来。

往年栀子花开，我定要采摘一些，置于办公桌上，放一簇于卧室，甚至不忘留一两枝在车子里，让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有她的芳香陪伴，让短暂的花香也能常驻我们的心田。

可惜此时人在上海，生怕回去时，叶还绿，花却已谢。我默默祈求，晚点儿再谢，晚点儿再谢！



## 富达苑 第117期

□李欣霏

●万花筒

# 栀子花香

□人在天涯

## 有朋自远方来

●生活素描

前一个星期先生就征求我的意见，说周日想请暂居余姚的山东朋友来家吃顿饭。去年山东之行结识的朋友，曾受到他们热情款待，对那里的风景和人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只是我并不擅长厨艺，结婚以前，以及婚后有了孩子的这许多年，很多时候都是给老人们“打下手”。面对先生的要求，倒不能回避。他其实也知道，我的厨艺应该还停留在我们刚结婚过二人世界时能填饱肚子的阶段，看见我每天苦思冥想地列菜单，就会笑我的紧张。俗话说：女人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所以，再怎么不济，这一顿饭的面子还是得帮先生充足的。

周末休息时，集钟点工、采购员、大厨、刷碗工于一身的我就忙开了。在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好歹也凑出了颇具特色的一桌菜，鸡鱼肉俱全，凉菜和热菜荤素搭配，看上去，红绿相间，还算养眼。

客人到时，我忙着烧菜怕冷落了他们，找出一堆旧影集随他们翻看，照片里的人物除了先生、儿子和我，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在他们询问起与照片有关的人和事时，我们都会毫无保留地叙述一番。那些积累多年的老照片，让远方的朋友渐渐地了解到我们从前的生活，似乎也让先生和我再一次回想起过往的岁月，一个场景，一段往事，一次欢聚，有朋友分享快乐，也是幸福。

一直以为，吃什么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看跟什么人一起吃。喝着冰镇的啤酒和饮料，暑气被挡在屋外。吃着聊着：饮食文化、韩美军演、房产新政、市政建设，不管是否上得了台面，也不论各自的观点和看法是否一致。心意相通的朋友聚在一起，能够随意地表达，这就够了……由饮食文化聊及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不离不弃》，朋友特别自豪，说片子是在山东威海拍的，饭店里里的那种大饼他们曾做给我们尝过，于是就觉得好幸运，因为亲见过大饼的做法，是件费时又费事的活儿。

席间最受欢迎的要数酸菜鱼和卤猪蹄。咸咸的酸菜特别开胃，汤熬的时间长，味儿浓，鱼头也嫩滑。卤水是父母春节来时配制的香料精心熬制的，卤出的猪蹄自然是有着和浙江菜不一样的滋味，加之这道菜是先生亲力亲为的，向朋友推荐后就特别受宠。

酒酣耳热时，先生提示我炸南瓜饼和春卷，还没等我离开油锅，前一碟点心已“清盘”。朋友中有厨艺甚高者，对每道菜的色香味都会客观地评论并指导一番。看着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心里也会觉得非常宽慰。

一餐饭的时间不长，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交融在一起，彼此的收获在无形之中被放大。真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支援/我就能飞旋直上。

很喜欢它的名：茑萝。叹服中国的汉字，可以把花名取的这样的美丽。现在回想起小时候取

的名，实在觉得有点委屈了它。

后来，在网上搜索有关茑萝的各种资料，记忆中那些开得灿烂的茑萝仿佛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郁达夫写过的《茑萝行》，我是一口咬读完。他的这部小说其实也是无关于茑萝的，也未有只字片语提及或描写过茑萝花的。茑萝的名字来自于《诗经》里“茑与女萝，施于松柏”。借茑萝之名感叹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这小说的名，也缘此取的吧。

那半墙的茑萝，将我送回到旧时的光阴里。星星点点的花，诉说着曾经繁华的花事，只不过这梦想中的小院，何时也能爬满腥红的小花呢？

□七月雨

●诗

# 蝉

蝉儿是夏天的歌唱家  
在炎炎夏日中我们享用鸣蝉的歌声  
蝉儿在四川汶川、青海地区放声歌唱  
歌声时而悲伤时而欢快

悲伤的歌声是唱给远去的生命

欢快的歌声是唱给建设新城的人们

站起来的人们重新给了蝉儿一个歌唱的家

今夏我们听到了洪水咆哮的吼声  
在洪水经过的受灾地区蝉声戛然而止  
桥梁房屋冲垮、良田被淹、大树伏地  
倒不下的是与洪水搏斗的人们  
他们用坚强的意志用血肉之躯还击着洪水  
唱出了一首首蝉儿没有唱出的英雄赞歌

蝉儿在上海世博高声歌唱  
歌声响彻着神州大地  
这是自豪的激昂的歌声  
传递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展示着中国的强盛  
我们驻足细听着蝉儿的歌声  
分明听到了蝉儿在歌唱祖国歌唱未来

小区里的  
那条小径，我  
经常经过。高  
大的树荫遮住了  
阳光，遍地  
洒落明亮的斑  
驳的碎影。别  
墅的围墙很  
高，这家的主

人装修已有大半年了，一直鲜有人住，那扇铜色的大门永远紧闭着，似乎关着满院悠长的岁月。只有在深秋的时节，有金桂暗香掩不住，纷涌到墙外，满园幽香。墙外徘徊，已拾风景无数。

令我停下脚步的是那蔓延半墙的茑萝。真的难以置信，这在乡间常见的蔓藤植物，竟然会出现在这里。看它用最鲜活的生命攀附着墙檐伸展开来，细嫩的像梳子一样细密的叶子，猩红一样的小花，密集集的。八月时节，正是开得最烈的，直到十月才能枯萎，结出满地的籽，掉落在泥土中，等待着明年的再次绽放。

还记得小时候在乡下，母亲曾

亲手在院子里，篱笆墙外遍地洒满这种籽。一到夏天，篱笆上、断垣墙上忽的一下子蔓延开来，不需施肥，更不用浇灌，便郁葱一片，放眼望去，碧绿间星罗棋布着点点的腥红。那时，女孩子都爱美，等花开的最灿烂时，用手把它摘下来，编个美丽的小花环，戴在头上，煞是好看。小花盛开的样子像五角星，那时不知它的名，我问过母亲，可母亲也不知，所以只管它叫五角星花。纤巧精致的五角星喇叭花朵，旺盛的藤蔓，让人看了心情大好。更想不到的，茑萝看似纤细柔嫩的肢体，却有着顽强的心性。

正如舒婷的一首诗：如果你能给我雨水/我就能瞬息成长/如果你能给我

□南云

●文化广角

## 那半墙的茑萝



杜贤华 李琼 杨云芳 彭洪 魏菊华 陈朝浴 罗竹兴 陆洁芳 何弘帅 叶去飞 马翔 项宁锋 廖伙才 鲁亚娟 孙健 沈蓉蓉 把临军 毛婷 勇何杨国冲 李拥利 杨国瑞 王林灿 段连明 张建军 李会银 杨国俊 杨永贵 杨文灿 郑静华 沈泗忠 苏美玉 杨分华 蒲显琴 谢婷丁 岗阳艳翠 荣桂兰 谢慧明 袁正方 唐丽丰 王润兰 李苇 吴泉芳 江树花 李江 彭会先 王德化 鲁丽英 窦鹤松 钟波 李维容 魏迪劳 许建立 鲁英 李小英 周涤波 王声波 胡国炯 孙小丰 杨伯兴 周水华 杜建召 李丰平 陈柳惠 可建龙 邬明星 章春根 孙建国 孙光丞 杨昭斌 李小海 谷素文 邹志文 骆银财 谢建桥 刘文庆 陶防振 韩陈国平 魏顺根 易自力 鲍丽娥 谢绍隆 柴春桥 徐秀军 黄茂龙 赵宇春 缪心鸟 李红军 陆佰益 吴学锋 韩炳华 威来戚 伟孙 咸戚孟水苗 孙月忠 桑纪林 施财康 郭馥瑶 姜波

鸽岩 李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

徐刘孙国章 桑建君 韩为会 马周锋 汪文洋 丁海会 严奶奶 翁五妹 潘建丽 衡伟